

· 何祚明 ·

# 從奇龍計畫看見 黑蝙蝠中隊的真实事蹟(四)

有一位學弟，從小成長在亞熱帶的臺灣，突然間身處冰雪連天的嚴苛環境，身心驟逢從未經驗的突變，可能不大適應，常默默無言地坐在帳棚內發呆，過好幾天才恢復過來。還有另一位學弟，我平時對他多所照顧與關懷，有一天竟然跑來找我，很傷感的含住眼淚對我說，他別無所求，只盼萬一他此行葬身異域，只求帶他屍骨歸鄉還家。惹得我心酸同情並開導安撫，同時拿出背包內私帶的奶粉，沖泡一杯熱牛奶，讓他在寒冷中暖和一點，心情也歸平靜一些，他也因此返回到帳篷休息，繼續參與各項訓練及承擔即將面臨任務的可能遭遇。

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越來越明白，也越來越有一種說不出的壓力，都有相近的潛在情緒，但是必須暫時放不下去多想，才能依時完成訓練，踏上艱困任務的征途。另外，有一位學弟，平常比較膽小，夜半獨出帳篷到雪地蹲在林叢中小解，零落的低矮灌木及草叢，在天光雪映間，有時白晝明亮，有時夜黑昏暗，在此高山區域常有熊出沒，尤其在稜線高處一帶更多可能，他心有戒備，草葉集雪掉落之聲，回頭不遠處似有圓肥黑影出現，嚇得光著屁股拔腿奔回帳篷裡，其實就只是一叢灌木而已。

夜半躺在睡袋，思潮起伏，心想怎麼會來到這種地方，並且過得如此煎熬的日子，真的做夢都想不到，而且來日茫茫，無所預期。思親情感如潮似湧，千頭萬緒，躺在冰荒曠野間，一陣淒涼，難免泣淚嘆息。天亮之後從內心的世界回到了現實，另一個奇特意念浮現心中，我要自求開釋，必須放下，不能逃避，終須接受面對，縱使前程未卜，不能也不必多做餘想，既來之則安之。忽然之間我心境寬鬆了一些，也許是苦中作樂吧！我認為這是野營登山休閒，機遇難得，應該趁此機會愉快地尋求生活的調劑與刺激。我們三人小組中，我的心境變得最好，體能更勝，要在冰雪中翻山越嶺通過敵區，再逃到遠程目的地報到，這項煞費體能的勞苦差事就推



作者接受雪地訓練時，身著野戰服，頭戴防寒帽，一付剝悍無懼的模樣。

上我肩，我在南三計畫的O-123組訓練時有過熱帶叢林及海洋求生訓練經驗，於是我也樂於接受擔任小組代表承擔此行。

先在樹林中砍下堅實枝幹做成一枝手杖，將獵刀緊固於一端，我再收拾裝備上路，雪地活動由高處觀察極易被發現，必須利用地形地物迂迴，避開敵人搜索視域，同時我在行動間也得防範敵情，步行不久，見到教官在一山頭用望遠鏡在巡視，用信號鏡的反射光來照射我們，不時有反光鏡的強光掠過，山頭下方區域我們各組

都在設法穿透過假設敵區去完成報到。我見到山谷對方林蔭下有人在反光光束掃掠瞬間仆入窪地，企圖閃躲不被照射到，否則會算被狙擊喪命，失敗一次。我想正面通過艱難，我自信體能足夠，好勝心很強，選擇側迴，從山邊繞向後山過去，就是不要被發覺，迂轉再遠再累也在所不惜。

漸行漸遠，我從側面接近後山山帶，冰雪遍野崎嶇山地跋涉，步履艱困，尤其腳下穿的是攀冰越雪用的專業鞋襪，除內鞋及外層鞋多層厚重之外，鞋底鞋尖都是尖釘，笨大無比，其形酷似米老鼠的兩只大腳。好在高原地區本應緩慢移動，我也只能小步行進。動作雖遲緩，血脈心跳卻很急促，而且氣喘不已，一會險坡下降，一會陡崖攀爬，讓我滿身大汗，急著脫光上衣，汗氣四散，身體像剛出籠的包子饅頭，蒸蒸熱氣升騰，氣溫雖在十度以下，我絲毫不覺寒冷。高山天候突變很快，起初雪地天光反射刺眼，還戴上雪地眼罩，可是忽然飄起雪來，雪花落片也越來越大，天色也跟著越來越暗。在能見度逐漸變差的情況下，最後周圍山影也隱沒不見，只剩眼前可見的雪地，視域所及好似被籠罩在一圓穹天空之間，一片昏暗，什麼都看不到，也是我有生以來頭

次遇到的景象。獨行幽谷中，令人不禁心生恐懼，進退兩難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此刻還有一特殊遭遇，更是可怕，但也逗笑而有趣的事。那時我右邊是狹長陡峻、深入谷底的山崖邊坡，而環顧四方是伸手不見五指的，有如在舞台上聚光燈中看不出光環之外的情景，我深怕跌入深淵，小心翼翼地循著一叢叢雪堆下約略可見的草根慢步前行，不致踩踏表面看似雪地卻是虛空滑動的深淵，找出穩妥之安全路徑。山崖盡頭到處突出巨石，我們沿



兩位美籍教官正在教導組員叢林求生訓練技能。

巨石向右迴轉繞至山崖背面，此時山中幽靜無聲，只有雪花飄落地面的細微而清晰的聲音，以及笨重雪鞋深踏雪地擠壓的迴響。正當我默默的低頭專注踏步前行，一轉過崖石，突然眼前出現一匹面目猙獰野狼，此時受到驚嚇的我們下意识靜止不動，野狼也呆立在那兒，閃亮驚異的眼光直逼向我，剎那間我藏住恐懼應對，好在只是孤狼一隻，不是狼群，可以鎮定應付。這隻孤狼可能跟我一樣，突然受到驚嚇而僵持了幾秒鐘，我則壯起膽子拼命大吼一聲，手中長矛應聲而出，指向野狼，雙腿躍起，用腳上笨重巨靴拼命使勁蹬向雪地，爆起巨響。野狼大概未料到我這突如其來的動作，真的被我驚嚇到了，瞬間轉頭落荒而逃。其實當下我已心驚肉跳，急中生智的做此一試，居然成功了！我一身冷汗，驚魂未定且雙腳仍在顫抖。俟定神靜息後，心中覺得好笑，對付野狼用上此般心理戰術，也算是一項成功的奇特案例了。

不久陣雪過去，四周又放明朗，遠處山巒峰崖清楚可見，我已步行到山峰的後面地區，其地形陡峭難行，不像正面山區開闊，又因寒冬冰雪覆蓋，路線崎嶇險峻，稍有失足就會墜崖粉身碎骨，可說是步步為營。忽然

聽到近旁有水流聲音，而又看不見水流所在，心中憂心雪層下面會是溪溝窄谷，擔心自己可能走上集雪封閉山溝狹谷所成的雪橋？心生墜溪而粉身碎骨的恐懼，更增寸步難行之感，選此迂繞後山路徑的別無他人，因此有點後悔選擇此途，但退路已晚，只能繼續前進。攤開地圖察看預訂好的目標區，與實際地形相核對後，找到眼前的目標，經拿出指南針測出自己位置，竟已走過大半敵區，畫定目標路徑後，繼續起步向前。在脫離敵區前又發現遠方山頭，教官在四處張望，其應未料我會在背面出現，當聽覺我悄悄走近他的腳步聲時，他嚇一大跳地猛然轉身過來，我對他揶揄地說：「你現在變成我的俘虜了！」他哈哈大笑回說：「很驚訝你的出奇方式，我根本就沒留意後山，所以完全沒有搜索你的來路方向。」我這一路躲藏，擔心害怕的跋山越嶺，最終抵達目的地報到，結束這段艱困的訓練，也代表小組達成求生訓練的要求。

兩週的雪地訓練結束，在離開山區返回基地前，我拍了一張照片留念，是我屹立在雪地中，身著野戰服厚夾克，頭上戴個包頭防寒厚帽，兩旁下垂可覆蓋雙耳，一臉半月沒刮的鬍鬚，看來也是一付剽悍無懼的，似有

我初見兩位野外求生教官的模樣，而那兩位教官在完訓後沒幾天就匆促離開我們。據說他們原本與川滇一帶反共游擊組織往來密切，慣常活動於緬甸高原從事CIA人員滲透及救援工作，而且在CJ偵察機投下偵測儀器後就自緬甸進入，滲透至該地區周邊潛伏，試圖接收偵測儀發射出的電訊，而今在我們任務執行前，必須先行到達目標區，從事地面佈署雪地營救小組，以便我們在雪地落難時營救我們，而前來基地和我們共處生活，目的也在熟識我們每人的樣貌，便於營救辨識。兩年後他倆人又出現在我們駐守的空軍新竹基地，為即將前往越南寮國執行金鞭計畫的組員做熱帶叢林求生訓練，我又受命擔任翻譯。

訓練期間，我們乘坐直升機飛往竹東深山，將所有人放在森林中從事兩週熱帶叢林逃生訓練。前幾天老天爺還跟我們作對，豪雨不斷，好似磨練我們意志，幸好大家都做好準備，在四棵大樹間拉起網狀吊床，床上加設蚊帳，外加防水布蓋頂，躺在吊床上當棲身之所，大雨傾盆如注，床下地面水流成渠，接連好幾天。不過這次訓練沒有雪地逃生那般嚴苛，只是一邊訓練一邊體驗而已，感覺相當愉快。兩個星期很快就結束，又搭上直

升機返回基地。經過這次訓練，我和兩位教官培養了深厚的情誼，當時我初次接觸網球運動，他們還特地送我一把網球拍和網球，無形中開啓了我打網球的興趣，自己也成為網球迷，只要有空就會在球場揮灑，是我個人最愛的運動。兩度的野外求生訓練而結識這兩位教官，除了珍惜這段緣份外，也相當感謝與懷念他們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前往竹東山區訓練前，全體組員與教官合影留念。